

南平縣志卷之二十一

藝文

藝成而下者也以文爲藝則成而上矣古今文以億萬計其傳者必其重有關係乃不可不傳楊羅李朱之文身心性命之旨五倫五事循之而有其路陌若直言極諫之臣上一書而開萬年之福陳一策而救千人之命扶危定傾旋乾轉坤仁人之言厥利溥哉若夫紀一事之沿革詳一物之廢興或登高而賦詩或臨流而寫志兼收旣厭其繁夠概刪又缺乎稽考爰擇其切於事實該乎政化綜乎山川名勝者登於篇或言以人傳或地以言著義各有取難拘一格志

藝文

此卷首列狀二篇亦
屬藝文一類原本遺
漏狀字及卷數姓名
等字未載今爲增補

南平縣志卷之二十二

藝文

狀疏 議

繳進遵堯錄狀

宋 劉允濟

臣聞言進忠而得錄於後者固先賢之素志事
若緩而有功於今者亦治世所樂聞山林之士
雖弗急於功名畎畝之中未嘗忘夫君父言不
用世事或遇時司馬遷藏史記於名山以俟後
聖孔安國得尙書於屋壁悉上送官人雖無速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二

售之心道豈有終窮之理載念湮淪之斷簡果
逢熙洽之昌期臣少挾槩鉛長遊學校久聞羅
從彥爲閩名士制行甚高其在徽廟朝居鄉授
徒守道尤篤未得平生言之實每識尊聞欽
慕之心昨叨聖上之誤恩來守延平之偏壘始
知從彥實爲郡人問其世家寥絕難迹咨諸故
老搜索良勤久而見春秋詩解之累編中乃有
聖宋遵堯錄之八卷親書楷筆自爲敘文大抵
以我國家一祖開基列聖繼統綱正目舉無漢

唐雜霸之未醇君聖臣賢若舜禹遵堯而不變
備述太宗凡邊防事機之重盡守規模復言仁
祖承封祀宮室之餘益加恭儉揄揚丕憲推本
深仁大而郊廟宮掖之嚴次而朝廷郡國之政
或釋言以極發明之旨或辯微以寓諷諫之誠
末陳元豐間改制之因皆自王安石作俑之過
管心軼法創爲功利之圖章倡蔡隨寢兆裔夷
之侮痛心疾首杜門著書在靖康丙午而已成
值金寇邊塵而莫上八十九年孤憤之氣鬱鬱

未伸四萬餘言剴切之文彬彬可撫臣以是見
從彥道術精粹議論正平雖然山澤之寒儒蔚
若臺閣之素宦義由中激言不詭隨生同葵藿
之所傾歿與草木而俱腐情誠可憫忠永難磨
臣謹錄成書繳進黼座欲望萬幾之暇特加一
覽之勤倘有合於宸衷幸宣付於史館仍乞睿
慈賜諡於近朝尹焞邵雍之儔庶幾天下歸心
希古者下惠少連之舉非特慰遺衷於泉壤亦
將興大道於人心臣還觀從彥凡所立言不愧

今古念無後嗣可續聲猷所圖斯文遭遇於聖
明庶使其名流傳於永久言誠狂瞽罪分誅奪
所有羅從彥元撰聖宋遵堯錄八卷謹繕寫成
二冊實封隨狀繳進須至奏聞者

請諡羅李二先生狀

宋 楊 棟

禮部狀准淳祐六年三月十七日都省批下朝奉郎直秘閣福建提刑楊棟狀臣竊惟欲治天下者先正人心欲正人心者先正學術學術不正則名實淆亂是非顛倒上無所折衷下無所則倣無所折衷故上聽惑無所則倣故民志亂民志靡定則遺親後君之俗興而天下之患從此始矣故正學術以正人心誠當今之急務也恭惟聖朝天開文治純公正公二程先生崛起

伊洛之間聞道於元公周夫子而遂造其至續孔孟大公之傳開萬世可久之業本末一貫人已俱立堯舜復起不易吾言嗚呼盛哉二先生沒傳其道者曰龜山楊文靖公龜山楊文靖公傳之羅先生從彥羅先生從彥傳之李先生侗時朱文公篤志講學求師四方後見李先生聞所謂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之說脫然知道之大本在乎是也從遊累年往復問辨而卒傳先生之學由周程而來其所傳授本末源流不可誣

也陛下嗣登太寶首宗朱文公之道以風天下其門弟子之賢者亦蒙褒表或賜美諡然朱文公之學實師於先生獨未聞有以推尊其師者豈以其師著書不多不若諸人之論述詳而發明廣歟不然何隆禮於其弟子而反遺其師也夫天下之至善曰師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且聖賢著述皆非得已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顏子不著書實爲亞聖然而論語必以堯曰

終篇孟子末章歷述堯舜至孔子而韓愈原道之作所謂以是傳之必謹擇而明辯者所以示萬世之公傳率天下以正道觀朱文公所稱羅氏曰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公一人而已其稱李氏曰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在乎是也則朱文公所得於李先生李先生所得於羅先生者厥或在此而有出於文字詞義之外者可知矣今天

下學士家有朱氏之書人誦朱門之語而其切要遠大精實中正得之心而見於行則知者鮮焉是徒誦文公所著之書而不知文公所傳之道若非明示正宗使天下曉然識所趨向以求造乎至善之地棟恐名實淆亂是非顛倒文公之書雖存文公之道將喪矣故竊以爲欲明文公之道莫若尊文公之師棟濫將明旨咨諏閩部實在羅李二先生之鄉而平生之志頗知景慕用敢列其事以聞欲乞聖慈探聖學之傳重

師道之本以其所以尊崇朱文公者而推尊其師等而上之以及羅氏各賜美諡昭示寵褒表勵方來庶幾伊洛之學不淪於言語朱氏之書實見於踐行豈惟二臣潛德發揮其道光大而於損文華以崇德行正學術以正人心實非小補云

進士吳熙進字恐誤
查選舉類宋科目不
載熙名鄉賢類熙小
傳亦不載某科進士
又查吳儀小傳云係
熙從父而本疏則稱
其從兄儀未知孰是
今爲批明以俟查考

奏舉吳熙吳儀疏

宋王潮
知南州劍

臣伏見本州進士吳熙經學義行衆所推服進
取不充其志而安恬退處閉戶讀書所養益厚
與宗人析產推其豐腴自取薄少廉介之節古
人鮮比其從兄儀篤志博古亦以名節自勵本
州人士常以經明行修舉儀恐占解名懇避不
就鄉黨之譽無愧於熙臣雖位卑言輕如二人
之志於隱約而未爲盛世所知倘蒙聖恩加以
考察賜之一命使充學職於聖朝收斂人才所
以敦士類者不爲無補

請封爵從祀疏

元 胡 瑜

嘗謂文治興隆宜舉行於曠典儒先褒美期激勵於將來蓋國家化民成俗莫先於學校而學校之設必崇先聖先師之祀者所以報功而示勸也我朝崇儒重道之意度越前古既以加封先聖大成之號又追崇宋儒周惇頤等封爵俾從祀廟庭報功示勸之道可謂至矣然有司討論未盡尙遺先儒楊時等五人未列從祀遂使盛明之世猶有闕典唯故宋龍圖閣直學士諡文靖龜山先生楊時親得程門道統之傳排王氏經義之謬南渡後朱張呂氏之學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者也故宋處士延平先生李侗傳河洛之學以授朱熹几集註所引師說卽其講論之旨也故宋中書舍人諡文定胡安國聞道伊洛志在春秋纂爲集傳羽翼正經明天理而扶世教有功於聖人之門者也故宋處士贈太師榮國公諡文正九峰先生蔡沈從學朱子親承指授著書集發明先儒之所未及深有功於

聖經者也故宋翰林學士叅知政事諡文忠西山真德秀博學窮經踐履篤實當時立僞學之禁以錮善類德秀晚出獨以斯文爲己任講習躬行黨禁解而正學明此五人者學間接道統之傳著述發儒先之秘其功甚大况科舉取士已將胡安國春秋蔡沈尙書集傳表章而尊用之真德秀大學衍義亦備經筵講讀是皆有補於國家治道者矣各人出處詳見宋史本傳俱應追錫名爵從祀先聖廟庭可以敦厚儒風激

勵後學宜命禮官討論典禮如周敦頤等例聞奏施行以補闕典吾道幸甚本省以其言具咨中書省仍遣瑜赴都投呈中書判送禮部行移翰林集賢太常三院會議俱准所言回呈中書省奏准送禮部定五先生封爵諡號俱贈太師楊時追封吳國公李侗追封越國公胡安國追封楚國公蔡沈追封建國公真德秀追封福國公各給詞頭宣命遣官齎往福建行省訪問各人子孫給付如無子孫者於其故所居鄉里郡

縣學或書院祠堂內安置施行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十一

請補宋羅李二先儒從祀廟庭呈議奏疏

明 林 鈿

爲懇奏請補入眞儒從祀以尊道統以光盛典
事竊惟聖賢學問在繼往而開來帝王闡明先
崇功而報德故問授受於一脈之相承則淵源
必溯而極推尊於百世之定論則俎豆彌光鈿
生長雙劍之邦私淑四賢之澤久矣乃楊中立
朱晦翁旣已登祀廟庭而羅仲素李愿中尙未
與列從祀此從來之缺典而議禮者所不容緩

也邈自楊中立載道而南爲後世學士之鼻祖
乃衍中立之心傳者羅仲素也承仲素之嫡派
者李愿中也由羅李以遞傳於朱夫子見知聞
知統系相接師傳弟習前後一源譬之河流楊
中立星宿發脈也而羅李以及朱夫子亦猶歷
濟漯淮漢以達於海者也在昔宋元豐七年進
孟子與顏子配享其後議者謂孟子受業於子思
子思受業於曾子咸淳三年遂以曾子子思四賢
並配至今稱千古至當之禮今尊朱夫子之道

而未及其相傳從來之自是進孟子而忘曾子子思也其可乎哉昭代禮明樂備卽薛文清王文成陳白沙皆得從祀而况承先啟後可師百世如羅李二先儒其有功於道脈尤章章較著者哉謹按宋鑑及性理諸書羅從彥字仲素沙縣人徙家南平從學楊時於蕭山旣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充然自得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又曰先生教學者

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時作何氣象真能探索本原洞見道體周氏垣曰先生在羅浮山坐三年窮天地萬物之理註遵堯錄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畧可推矣李侗字愿中劍浦人結廬山中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得朱熹師事焉朱子曰先生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

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又曰先生從仲素
學講論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氣象爲何如又曰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
邁而充養純粹無復圭角精銳之氣達於面目
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
之中若有成法鄧氏廸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
徹無瑕蓋二儒者其衍道南之脈卽以衍千聖
之傳緒於不墜其開紫陽之統卽以開六經之
日月於中天茲遇宗師大人主張風教羽翼宗
盟乞將地方眞儒奏請從祀廟廷庶崇儒重道
之典益光而仰止景行之心均慰地方幸甚斯
文幸甚

奏補羅李二儒從祀疏

明熊汲副提學使

臣惟崇儒重道帝王之美節而繼往開來舉百年之遺以昭一代之盛非大聖人有作莫之能也恭惟陛下聖神文武應運中興心法之傳上符堯舜敬天法祖制禮作樂陳藝極而昭道軌固已極其明備而巍然煥然無以加矣乃稽古右文祀周孔於殿廡錄顏曾之未裔於道統之傳尤致意焉海隅蒼生咸熙熙然鼓舞於不識不知之治真千載一時也迺有學術明備道統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十五

攸傳如宋羅從彥李侗一代真儒應從廟祀未蒙采錄得非儒紳建議之未及乎要之公論久而不泯聖道待人而傳則所以倡明而主持者不有望於今日歟臣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凡有道德者則以爲樂祖祀於瞽宗此祭法先師所由始若孔子道高德厚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六經垂憲功德在人宜萬世食報無窮焉故得尊祀學宮以爲先師一時及門如顏曾由賜輩私淑諸人如孟軻氏

聞道雖有不同要之均有得焉者則四科十哲
列德譔次侑食配享禮不容已漢董仲舒隋王
通唐韓愈宋周敦頤程灝程頤張載邵雍楊時
朱熹胡瑗司馬光諸儒前後論列咸得從祀固
以有功於孔門於道相爲發明亦禮不可改矣
乃若羅從彥者受業於楊時以承濂洛之傳李
侗者受業於從彥以啟朱熹之學是二儒者其
爲道統絕續之機一脈相承而從祀報功之典
安可缺也以羅從彥言之觀其自幼穎悟不爲

言語文字之學初師事審律吳儀聞楊時得程
氏之學徒步往從之見時三日驚汗浹背曰不
至是幾虛過一生既卒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
終日端坐時行溪上吟咏而歸充然自得朱熹
嘗謂楊時倡道東南士之潛思力行任重詣極
惟從彥一人而已以李侗言之觀從彥好靜坐
退入室中亦靜坐於靜中驗喜怒哀樂未發以
前氣象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
各有條序雖飲食不充怡然自適閨門內外穆

若無人衆事自理尤接引後學不倦嘗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是二儒者人品學術光明正大而潛心默識身體力行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列之孔門當在德行之科矣寧不可以備從祀之列乎况其充養有道圭角渾然亦非無意於世用者如從彥遵堯一錄洞悉宋代治亂之迹深闢元豐功利之人天下無不是父母之言又足以扶三綱立人極潛消乎逆亂篡弑

之禍李侗憂國傷時每以三綱不正義利不分爲言而深慨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惓惓於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勵廉恥以爲治本使得各表見以致之用必有可觀雖身不獲用未究厥施而議論風采聞者自足以興矣宋臣楊棟特請於朝乞將二儒昭示寵褒各賜美諡以下闕
嘉靖二十四年八月日具疏

請從祀疏

明周木南
京行人

謹奏爲崇儒重道事內一件臣聞從祀之典凡先儒有功於聖門者咸與其列而況得夫聖統之正傳者乎臣竊見宋儒延平李侗得傳伊洛道學之妙徽國文公朱熹實師尊之講明正學其有功於聖教甚大紹熙五年十二月熹年六十有五始作滄洲精舍告成釋菜先師孔子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及侗七人從祀時陞祀之典未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十八

有舉也先是淳熙七年三月熹守南康申省轉聞乞陞泗水侯孔鯉於從祀時不果從及熹旣沒至理宗淳祐元年以手詔陞敦頤顥頤載及熹於從祀度宗咸淳元年入太學又陞雍光於從祀二年又陞泗水侯於從祀悉取熹故事行之而獨不及於侗焉當時宰執宜有所請而不聞者此無他有其君而無其臣故也臣竊以爲侗之學其傳歷有所自而熹之師亦非侗一人滄洲之祀獨推於侗而不及他者是必有深意也

厥後熹之門人蔡沈及元儒許衡吳澄一則得熹小學讀之敬信如神明一則得熹所註大學讀之卽知爲治之要是沈之與衡與澄皆親炙私淑於熹者也今亦陞於從祀久矣况熹自言侗爲義重恩深之師歷宋於今未之有請者此無他蓋侗之學超然獨得於心性隱微之間而非言語文字之末宜人之所不及知者惟熹得而真知之故滄洲之祀獨與焉此無足怪者性與天道子貢之資猶不可得而聞也昔孔子之

門其徒三千唯顏子終日如愚而獨稱爲好學然考其驗則曰不遷怒貳過而已答其問仁則曰克己復禮然問其目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至於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三月之久心不違仁故周子以爲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動必求諸心其所傳大學開端用方莫先於明德之格物中庸之書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其用力指要莫切乎戒愼恐懼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孟子之書

只是要正人心使人存心養性而已故嘗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引孔子之言曰操則存舍則亡七篇之要無踰於此故侗於四子之道發明其義者則見於熹之集註躬行其實者則散見於宋史侗傳及熹之語類與熹之年譜所載從遊之詳文集所載侗之行狀祭侗之文輓侗之詩書周子通書後語文滄洲精舍告先聖文合而觀之則侗之學道之妙熹之師傳之益與侗之有功無功於世教蓋自有不

可掩者或者以著述少侗昔明安國嘗請以程顥從祀其畧曰顥雖未及著述而門人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是可專以著述爲哉且聖賢之學率性而已侗眞得聖人之正學滄洲之祀熹嘗尊其位與敦頤等並列於顏孟之下矣而至今不得列於性惡荀况之下者何哉臣愚不知其所謂也臣又聞熹嘗集侗之言行爲一編名曰延平問答歷歲旣久今雖世儒之家多不能有其書伏覩國朝性理大全五倫

書所採錄者是皆性命道德之言精純明備使
學者不得見侗之全書尤爲可惜是宜世之知
侗者少也伏望陛下勅付大臣討論故事加侗
封爵陞祀孔子廟庭仍詔內閣檢求其書校正
頒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正學大明孔子之道
於人使天下之學術一出於正豈小補哉臣何
幸躬逢其盛成化二十七年七月日

請從祀疏

明邑人 游居敬
刑部侍郎

爲乞表章先儒崇祀廟廷以示正學以益光聖
化事職聞諸禮經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故聖王
於學校重祀典焉先師之廟主之以夫子配之
以大賢翼之以十哲而及於洙泗羣弟子漢唐
以來諸儒焉此歷代所沿襲聖祖迨先帝世系
所考正裁定通之千百世而無異議者也顧於
宋大儒羅從彥李侗而猶未與從祀焉已累有
建言達於朝宁而未有定議則以先臣考按之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二十二

未詳而擬議之未精故爾職按羅從彥字仲素
學者號爲豫章先生李侗字愿中學者號爲延
平先生俱南劍州人俱一時崛起以倡明聖學
爲己任上溯孔門鄒魯之絕學中纘濂洛關閩
之道統而下開浙甌江右繼起之眞儒二儒之
功居多焉今考河南二程伯仲得統於周濂溪
茂叔氏而將樂楊時中立受學於二程之門而
得其統以歸閩故程伯淳送之曰吾道南矣楊
時之在南也一傳而爲羅從彥再傳而爲李侗

氏三傳而爲朱熹氏至朱熹而集諸儒之大成
功則偉矣而其師友淵源之所自譬之水也則
楊時肇其端羅從彥濬其流李侗洪其派而朱
熹滙其波瀾而要其止宿者也道之南也而得
四大儒神而明之故今五經四書理學之指歸
遍滿於海內家而授之童而習之爲之句讀爲
之訓詁伊誰之功四大儒授受之正有以開之
也而今崇祀先師廟廷者惟楊時朱熹二儒而
羅李二儒闕之此豈所以報功德而勸士習哉

况羅李二儒之在當時也各稽古而著述不少
問答而發明良多稱羅從彥者則曰潛心力學
任重詣極性明而修行完而潔見於宋史所載
稱李侗者則曰冰壺秋月瑩徹無瑕見於淵源
錄所紀羅從彥常令學者驗喜怒哀樂未發之
前作何氣象而求所爲中者李侗亦以其言授
朱熹且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
認天理若見雖一毫人欲之私亦退矣久用力
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益耳其他議論指授

皆推本性命之懿而究極內聖外王之全闡明
洙泗之指而會通下學上達之秘故朱熹會其
指趨之邃以上承堯舜精一執中之語孔門博
文約禮之訓孟子知言養氣之言咸貫而通之
上繼往聖下開來學其有功吾道大矣朱熹晚
年作爲精舍私祀先聖先師以周程張邵司馬
延平七先生從祀其推尊道南諸儒以繼鄒魯
固熹報功崇德私心實天下之公心也非特一
時人心之公實後世人心之公也前此屢有以

羅李二儒從祀廟庭爲請而禮官翰林議禮之
官無從中請者豈非熙朝之闕事而今時所宜
釐正者哉夫禮有當正踵襲而不行非作述之
宜也義有當舉因循而憚遷非繼述之善也聖
明在上會羣言而折衷之斯其時已職今不避
庸陋直述彝議於丹宸之前伏乞勅下禮部並
翰林院講讀諸臣及今熙明之時考集先令建
議斟酌裁訂將宋時羅從彥李侗二儒請自聖
裁從祀廟庭春秋從祀仍通行天下各州府縣

各學校恪遵舉行使天下士子咸知正學之爲
宗而邁往以求理義之當躬行之急而中行以
復秉彝之粹其於標表淵源之地誠加之意而
禮教益興固如此

請諡羅豫章先生議

宋 陳 協太常博士

生有爵死有諡故爵隆者然後得諡所以示其節也至於蘊德邱園而其立言有補於當世可傳於後學則節惠之典出於朝廷之特命又不可拘以常制也若羅公從彥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初龜山得伊洛之學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輩流中推公一人而已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文公熹又得李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二十六

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延平人既沒之後家無子孫故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爲功利之圖寢兆裔夷之侮是其畎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耶謹按諡法道德博厚曰文言行相應曰質公師友

淵源洞明天理可謂道德博厚矣清介絕俗著
書有聞可謂言行相應矣請諡公爲文質云云
謹議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二十七

覆謚議

宋 周 坦

士有處身隱約而道德問學足以師表來世雖生無一命之爵身沒之後斯道之傳愈久愈光所以爲人心綱常之標準者關係甚大則沿流溯源節惠之典安可闕也羅公從彥不求聞達於世胸次抱負不少概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學問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理義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二十八

之學正鬱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著遵堯錄一篇述

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畧可推矣奉常謚公曰文質於法爲宜五月二十四日奉

旨依議

請從祀議

明 熊尙文 福建督學

題爲地方眞儒議補從祀候覆日久謹循職掌
懇恩速賜覆補以隆風化以光聖治事竊惟繼
往開來功莫先於明學推功崇報典莫重於盛
時矧維風起敝之機權全屬發潛闡幽之德音
臣奉命視閩學係臣職分所得請者今亦皆不
避冒瀆而請之惟是所屬延平府宋儒羅從彥
李侗萬歷三十三年已經巡撫徐學聚巡按方
良彥題請從祀奉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二十九

聖旨是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迄今四年該部尙
未題覆夫人固有日久而後論定者若羅從彥
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李侗道德純備學問通明
宋史所載已稱四百年定評矣事固有論定而
後可行者若羅從彥李侗從祀在元則浙江行
省有議在我朝則學臣金賁亨周洪祖等有議
今日此舉允係萬代瞻仰矣我國朝罷黜諸說
獨尊尙朱註二百年來名臣碩輔高賢大良取
功名者以之爲筌蹄志道德者以之爲津筏試

觀師弟問答淵源有自淺言之謂讀紫陽之註者卽延平之徒可也朱子常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說皆非深言之謂成朱子者與生朱子等可也徒用其青頓忘其藍恐非所以彰國家報功之厚尊生之本而遺學之源尤非所以宏師門錫類之仁查得孔廟配享於曹魏七年止於顏子一人迨宋元豐七年進孟子爲二配議者謂孟子受業於子思子思受業於曾子咸淳三年遂以曾子子

思並配然後配享有四夫楊時載道而南羅從彥親承道統李侗衍其緒而後朱熹接其傳是朱熹之於李侗羅從彥猶孟子之於子思曾子也配享孟子而因配享孟子之師成憲具在從祀朱子而因從祀朱子之師事體相同我皇上崇尚理學特從祀胡居仁等而羅從彥李侗之賢又不啻胡居仁等者此自聖朝不容缺之典也臣奉璽書云風教所關宜以綱常爲己任地方有此大儒而祀典未舉又自臣身不容諉之

責任也倘蒙賜俞行勅下禮部速賜題覆地方
幸甚斯文幸甚萬歷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具題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覆從祀議

明
翁正春吏部侍郎

禮部查看熊尙文方元彥題請儒臣從祀之議
蓋所關於人心世教良非渺小今巡按方元彥
疏舉羅李二儒列祀廟庭夫二儒潛心正學上
接伊洛之傳下啟紫陽之緒眞聖統之正派也
羅豫章旣爲楊龜山入室弟子李延平又朱紫
陽宗其嫡派當時業躋楊朱於俎豆之列乃獨
於二儒而靳之何歟我朝稱道術曰孔孟必曰
程朱然孔子倡道於洙泗有曾子子思相繼發
明而後孟子接其傳程氏倡道於伊洛得羅豫
章李延平相承正宗而後朱子衍其緒則羅李
之功實與曾子子思等故從祀之典在元至正
則浙江行省有議在國朝則學臣金賁亨周洪
祖等有議今日此舉正係萬代瞻仰者但事重
禮殷不可不慎歷查先年如薛瑄王守仁陳獻
章等從祀皆令儒臣謨議奏進然後會官廷議
上請合無比照往例仍勅下翰林院詹事府左
右春坊國子監等衙門文學諸臣令其廣咨博

採將兩賢生平行實及人心公論逐一作速撰
議各自奏進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十三

覆從祀議

明 孫慎行 翰林學士

禮科叅看熊尙文方元彥徐學聚等題請儒臣從祀之議事雖緩而實切蓋所關於學脈道術人心世教良非渺小今巡按方元彥疏舉羅李二儒列祀廟庭隨該本部禮臣翁正春收有議單五本今臣等復行催議又續收議單六本謹將諸臣前後所議二賢事畧一一陳之詹事府詹事臣何宗彥議曰祀典之設以報功也孔廟從祀歷代尤重之或著書立言羽翼六籍則功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十四

在明道或繼往開來統承正學則功在傳道宋儒若豫章若延平粹然爲洙泗真傳上繼程氏而下開諸十者也職嘗讀宋史本傳性理大全遵堯錄問答諸書得其梗概豫章初事龜山三日汗浹背曰幾枉一生又之洛見伊川益信龜山之說爲是偃侍者二十年盡得不傳之秘終日靜坐觀中時或溪山吟詠充然自得龜山弟子千餘人默語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豫章一人而已所著多名言遵堯錄尤徵經濟實學惜未

見之行耳延平聞豫章得河洛之學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洞貫融釋豫章教以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求所謂中者久之知天下之大本在是凡天地之高厚品彙之化育以至經訓遺言日用小物莫不一一得其衷由是涵養益純洒然脫落如顏氏卓爾不違心目之間謂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卽一毫私欲一退聽又謂學者知理一分殊然後不惑於疑似亂真之說朱子每服膺之朱

子又述答問爲要語嘗謂人每來延平聞愈超絕其日新不已如此大都豫章以篤實勝然靜中窮極天地萬物之理則篤實而未嘗不超悟也延平以超悟勝然讀書必見諸行事聖賢所至皆勉而進超悟而未嘗不篤實也二子清節粹養在宋儒中已表表宜祀矧上接程氏之緒下開朱子之傳使堯舜以來一中之統昭昭揭日月而行伊誰之功而祀典闕然未舉豈應先河後海之義無論後世之人心不安卽朱子居

歆之際亦有踧踖弗寧者且今天下治教雖休明而道統之榛蕪亦已久或砥礪名行規旋矩合非不稱名士大夫而性命之精未窺或標門立戶談微說妙以講學爲名高而察其躬修多黯闕是說玲繁繡也其於道不啻背而馳矣二子之學術政起膏肓之良石而紹明道統之眞傳也然則上允學臣之請登諸從祀之列非直報功亦以明其關係人心世道誠不細矣左春坊左中允臣張以誠左春坊左贊善臣盛以洪

右春坊右贊善臣邱禾實左春坊左贊善臣王毓宗左春坊左中允臣周如磐翰林院修撰臣黃士俊翰林院編修臣龔三益翰林院檢討臣薛三省翰林院檢討臣鄭以偉國子監司業臣周道登已上諸儒臣集議等疏所以陳述二賢之品概闡搜二賢之精神質之聖學而不愧垂之後學而無弊者至詳至確已無容復議矣臣等看得二賢於宋儒中亦特稱卓卓未可多得乃數百年未崇俎豆誠爲闕典且我國家功令

所宗獨程朱之學乃二賢一以爲紹後一以爲開先其有功於道學甚鉅今天下雖名宗程朱學而高名之士往往欲跳而出其上至以篤行有餘超悟不足少之夫程子之篤實非二賢不傳朱子之篤實非二賢不啟而二賢固非專以篤行顯者也學者誠進而觀焉實見其大本大原最精最粹如衣之挈領而條理各歸如水之得源而流行自暢恍然可以識性命之眞誠明之合崇實行者固不憂拘板卽希妙悟者當亦不

墜空虛豈至有以致知而非力行亦豈有以力行而黜致知者哉卽有功於程朱亦甚鉅然則旣學臣及撫按諸臣所請亟與崇祀非特百年應舉之曠興抑亦今時正學之急務也伏乞皇上鑒二賢學術之咸正覽諸臣譔議之皆同卽將二賢分列宋儒胡安國之下朱熹之上入廟崇祀庶正學不泯鉅典重光而於世道人心有補矣萬歷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具題三十日奉旨是萬歷四十二年甲寅六月奉聖旨

崇祀聖廟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十八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游居敬謹

題爲乞戒飭陽倡道學陰懷邪僻大臣以端士習以光 聖化事臣竊聞綱維萬世者道之功也扶持斯道者君師之力也道之在天下如元氣之流行兩間其明其晦固因乎人而其根諸人心蓋自不容間斷也

皇上法

天立極揭 敬一之箴垂五箴之註真有以繼前聖之道統 皇極昭彰會歸攸同有志自立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十九

者孰不奮惕興起仰法 聖謨但臣竊見邇年以來迂儒乖士率多倡爲新說別立門戶以誤後學而世之學者亦多厭常喜新沽名趨異從而和之雖其中亦多俊傑之士然汙濫之徒助成偏說信以爲是遂至雷同標榜蕩然成風幕虛名而壞實行背先訓而售空談原其始將以獵譽究其終竟迷不返臣耳聞目擊深切憂之以爲聖明之世不宜有此臣見其倡之者則南京吏部尙書湛若水是也若水之學蓋與先尙

書王守仁並立爭長以鳴於世王守仁之說則以良知爲主若水之說則以隨處體認天理爲準守仁之言良知蓋祖宋儒陸九淵尊德性之說謂只用一良知便了更不須說行此其詞之偏姑未暇論若水之言體認天理則又暗宗守仁之說變其詞以號召喜名之士其實乃私附之也然王守仁常因宸濠之變極力支撐以靖大難雖當時亦有它議而其謀國之忠濟變之尤實不可泯若若水者則一迂腐之儒其才不

足以濟用其學不足以達權竟可以居翰墨供文辭庶幾其可使之當大任則覆餗之憂負乘之咎皆所難遁蓋聽其言則近是稽其行則大非也臣請以若水邪僻之行言之臣嘗誦孔子之言曰鄉愿德之賊也又曰惡紫之奪朱也曰惡莠恐其亂苗也孔子之言蓋慮似是而非者之爲害也今若水阿世取容飾爲忠信溫厚之貌以欺於人而從其講學者亦往往稱其有道而陽尊之爲師亦庶乎鄉愿之跡然鄉愿非忠

厚而似忠厚非謹慤而似謹慤而若水則外爲忠厚謹慤之詞貌而其中有不然者將以要名也將以希寵也比之鄉原又不若矣且其妄爲新論講章以自附於先哲之言然其中往往援舊說而濟詖辭虛無之見執以壞全體之學蓋亦似朱之紫也似苗之莠也德之賊也聖人之所惡也雖講解之多著述之富奚爲哉若其阿順而無骨鯁之概紛更而無特立之守廣收無賴而無廉介之節恣遊山水而無顧忌之心枉

道回家而無愛君之忠私創書院而爲不經之行自刻書冊而不顧有司之擾濫交匪人而不惜名節之喪倡爲虛談而不尊時制妄自尊大而居之不疑若水嘗爲講官矣嘗爲禮曹矣臣觀其所以進告於皇上者爲鵲鹿之賦而已矣十章之頌而已矣視之翦桐箴規獻可替否之言若水能之乎且其諂諛勢權結納清要和光同塵無所可否逐流隨波志非恬退臣故曰阿順而無骨鯁之概

也登山臨水在幽隱之士所宜而在仕路有官守則當以盡職業爲國爲民爲念遨遊山水豈其所宜臣聞若水自離南都以後凡經過之處每遇山水輒不顧遠近恣意淹留且廣集虛談之徒聯舟隨輿虛糜傳食此豈居官者所當爲也臣故曰恣遊山水而無顧忌之心也書院之設古無有也宋以後周惇頤倡道於濂溪程顥程頤講學於伊洛張載之在關中朱熹之在白鹿洞在武夷皆其當時隱居求志論明經史藏

修遊息之處故後之人慕其道而名其所居輯爲院宇所以寓高山仰止之意也今若水本以章句之學取科第讀程朱之書傳謂其強識多聞則可謂其足以追周程諸君子則臣不敢知也夫旣不足以追前哲之實學而乃妄意先哲之遺跡廣立書院私剏美名據其所聞見之真者一二言之在徽州則有曰福山有曰斗山有曰石橋名雖異皆爲若水說也在池州有九華甘泉書院若水之徒因近有王守仁之書院於

此而立之以相並者在廣東在江西在揚州在姑蘇在嘉禾在南韶亦多有之或曰天泉或曰新泉皆若水之徒謬爲標揭以成其冒妄之名臣聞其去歲至池州登九華山僭爲講說今復遶道入徽假以謁朱子闕里爲辭至福山等處隨從甚多而所在無志之士率多託名於彼以爲干進之地每每裹糧遠遊騷擾郡邑無所事事旣不執經問難又非居學肄業習爲虛無謬誕之詞以爲科舉之學不足爲此其弊臣不知

其所終也臣訪所在有豪強之家平日害人作惡懼官司之治以法也亦多預投其門下爲其弟子以求脫免於刑憲而實益縱肆以爲有口此豈講學者所宜有也臣故曰私剏書院而爲不經之行也我

朝以五經四書傳註五倫等書頒布天下俾學者咸知向往傳習旣久理學丕昭今若水捨舊傳而立新說以炫人耳目掇先儒之糟粕飾一己之虛見不過曰內外合一而已曰體認天理

而已曰存心而已其意蓋欲陰黜朱子之傳而暗主陸氏之說使新進之士不涉經史不究踐履不探先儒之淵源輒自稱曰吾之學若水之學也不知性情之辨而曰吾內外合一之學也不窮道心人心爲何物而曰吾體認天理之學也曰吾心學也夫心性之說在程朱諸子論之備矣若水申明講解之可也今不使人宗程朱之說而倡爲虛空之言另立題目流於頓悟荒唐而不自知此若水之妄不足辨而其流弊將

至於廢學棄事歸於清談涉於禪學而爲人心之害不淺是豈可長耶昔者王通著書擬經君子以爲僭然王通居隋之末教授河汾不得志以立言爲務其志有可原者今若水居位而值聖明服膺前哲足矣而乃漫肆浮言作明論而自謂明道作新論而自謂新學及攷其辭又皆妄爲問答以擬孔門問對之詞適足以亂經而蓄尤也僭孰甚焉臣故曰倡爲虛談而不遵時制也此其根本之大固已斷喪而其講說之富

聞見之博亦奚所用哉此若水鄙濫之行欺詐之私有如此者臣去年十一月內覩邸報見若水以其所爲二禮經傳進於朝廷其意蓋隱然自任以繼往之學也旣而禮部覆題奉聖旨旣與孔子之言相戾不可傳示後學罷欽此臣竊仰窺皇上離照之明有以察衰僻之說而建中正之極也然臣愚嘗聞非聖者無法今若水敢於非孔子之言其罪大矣

皇上不治之以法而容之焉此莫大之赦也爲若水者一聞

聖言宜痛自懲艾翻然改悟庶幾不至大戾却乃私自刊布若擬以春秋誅心之心若水將爲不忠之大者乎今

聖明立則萬邦承式若水一人之邪慝固不足大爲

聖化之累然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詖說一倡士人望風不察誠僞靡然從之日復一日冥迷不

悟則其弊將有如宋室蜀洛之黨者甚非大同之世所宜有也楊墨所以自居者豈謂其無君父而甘自同於禽獸哉顧一念之偏自以爲是而不自覺則其勢必至於是耳今若水暗宗陸氏之說而學者爭效之不已將至於廢實學而資空談將來何以得其實用哉臣請舉若水偏詖之說一二易見者折之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此數言蓋聖賢示人

以修德凝道之功莫有精切於此者朱熹解之大畧言尊德性所以存心也道問學所以致知也二者其機固相因而其功不可偏廢也今若水之說惟言存心而於致知之功畧焉則是其所謂存心者將爲玄玄冥冥之說而非朱熹所解惺惺之法也其流之弊入於禪矣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而終之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此又孟子教人體察擴充真切之言

今若水之說則偏重良知而謂王守仁之學專以此二字作題目此其說已墮於知之一偏矣且朱熹之解達者通達之謂也謂天下人人之所同也若水則言通達之達是著人力非天然自有之知能也若水之說其他之與聖賢經傳相矛盾者固多而其大端莫過於此二者卽二者之偏詖其他可知已惟 朝廷四方之極朝廷之所尙治忽從之也今

皇上修明禮樂建中和之極而若水爲大臣乃不體 上德而爲亂經壞俗之行其所以治而正之者在

皇上一舉措之間耳伏望

皇上洞察若水偏詖之學濫鄙邪詐之行俯賜罷歸或賜之以禮致仕以示懲創另選公正有實行者以代其任仍乞勅下禮部將近來違聖訓及若水所私著之書繩以正學嚴爲禁約通行兩直隸及十三省將私刊刻若水之書盡行黜遠惟遵我

朝明經取士諸經史傳註講求正道以求致用
不許妄生異同以沽虛名以乖 聖制其有爲
崇信若水所勅書院或令拆毀或令改別館以
滅其名以後再敢有私勑者官可以法治其爲
首之人歸其所費於官以充公務在學生員及
監生如有仍前成羣逐隊無故遠出從遊者提
督學校官嚴加稽察治罪以爲不務實行之戒
如此庶幾天下之人曉然知偏邪之說不容於
皇極之世而慕虛名忘實學背古訓而惑謬談
者亦皆知所儆惕策勵以趨於正廉恥可勵士
習可端風俗因是還淳人材自是彙征而
朝廷浚明亮采之寄亦將有以得其實用矣

福建延平府爲崇祀鄉賢以昭風化事據本府并南平縣儒學廩增附生員吳會寅楊天衢吳尙賁等連名呈稱竊有已故

刑部右侍郎游居敬性資敏粹髫年遂有志於聖賢造詣精醇弱冠卽貫穿乎今古巍科早擢名溢縉紳中秘首遴望隆山斗思繩立雪之祖武素抱向日之孤忠履薄臨深攻苦茹淡玉堂養望簪筆日侍乎承明栢府乘驄攬轡澄清乎畿輔糾劾而朝紳膽落按部則貪墨狼奔逮僉

憲於杭嚴禁遊湖而男女有別繼參知乎張楚處交趾而臣妾靡遑總臬浙司讞比允播不寃之譽句宣兩省羨餘絕無染指之嫌薦陟中丞開府六詔興革永爲令典張弛動中機宜翦數十年之叛夷人心痛快裁百餘褫之權威奸宄潛消偶見忌於貴人復抗節乎元宰爰搆誣語遠戍遐方詎加罪於立功之臣衆稱寃抑但見忌於邪枉之手愈顯清修荒徑飄零樂天知命蓬門株守憫時著書值公道之大明蒲輪再召

荷

聖恩之簡拔棘座重登始由戶而改刑復自南而轉北明允久孚於庶獄建白期振乎宏綱柄用有期朝野胥戴正當三載考績之期遽動故鄉尊鱸之想抗一疏而賦歸來完名全節越四月而倏仙逝生順死安幸

恤典之頻加侈身後之殊遇老成雖謝典刑猶存徒爾想像其風猷愧未揄揚其萬一者也足稱鄉賢永符祀典茲遇

宗師老大人作興斯文一時稱盛表揚前哲千載奇逢如游侍郎者才全德備允矣鄉之儀刑武振文修卓乎邦之軌範相應崇祀以振風化據呈道府隨批府縣兩學會同師生從公定議結報去後今據府學申稱本學教授樊一貴同南平縣學教諭黃榜會訓導林域等生員朱方吳尙賁等遵依再加詳勘會議得已故游侍郎委係學邃有淵源行絕無瑕玷自立心以至行己表裏之實德相孚由居鄉以及當官出處之

大節昭著立朝正直補袞職而慷慨敢言居家
孝廉執親喪而哀毀骨立勤勞敷歷於藩臬捍
禦克殫於滇南中竄遐荒志益堅於流離顛沛
晚起廊廟心不忘乎畎畝江湖入仕四十年忠
悃眞如一日歷官至卿貳家產不踰中人稽之
鄉評誠不誣揆諸祀典而允當者也具結備由
申府據此案照近蒙

欽差提督學校副使 王案驗爲申明學政事欵
開一鄉賢名宦二祠有將近時鄉賢名宦呈舉

者必須功德顯著允協輿情方許呈送有司轉
報裁奪等因依蒙遵照外今據前因查得已故
刑部右侍郎游居敬由嘉靖壬辰進士選翰林
院庶吉士授山東道監察御史陞浙江按察司
僉事歷廣東副使湖廣叅政浙江按察使左右
布政使山東左布政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雲南陞南京戶部右侍郎嘉靖三十九年
十一月內因征勦東川逆賊阿堂成功忤首相
又裁革沐國公強奪民田與巡按雲南王御史

不合遂同捏奏被逮謫廣東隆慶元年恩詔放
回隆慶三年福建巡撫都御史塗 巡按御史
王 廣東巡撫都御史李 南京工部尙書林
交章薦舉四月內奉 旨起用南京刑部右侍
郎改刑部右侍郎隆慶五年因疏請羅李從祀
忤當國意二月告致仕尋病卒萬歷元年八月
敕諭葬祭爲照鄉宦右侍郎游居敬先經同鄉生
員會呈隨據兩學師生揭報衆論僉同廉考素
行委協輿論抗疏而謫遐方旣徵立 朝之大

節引退而甘田野益完保終之令名入仕垂四
十餘年貽後僅存一二故業卓然先哲允矣鄉
賢相應列崇祀之堂庶幾昭勵世之典名節旣
完 卹典亦渥此學政所謂功德顯著允協輿
情者也緣係呈舉崇祀鄉賢事理本府未敢擅
便合就呈詳爲此今備由並該學繳到師生結
狀粘連呈乞 照詳施行

請勻幫驛站議

楊桂森

延平府南平縣爲稟請示遵事切

職

一介庸愚

初登仕版揀補南平縣篆缺疲責重夙夜悚惶
猶幸戴依仁宇諸荷提撕俾得有所遵循月前
調簾晉省業將地方委頓情形面稟憲聰仰蒙
訓誨周詳銘誌五衷罔敢或釋職回任後卽將
應辦地方公事次第設法清釐唯有事事認真
實心實力亟圖振頓用期漸有起色以仰副憲
恩造就深隆於萬一第南邑地瘠民貧催科不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五十三

易加以差繁費重前手各員咸爲驛站賠累歷
多虧缺蓋因地處衝途兼管滄峽茶洋劍浦王
臺五驛站里綿長上下差務絡繹不絕出境入
境必須兩尖兩宿食物夫價數倍從前額設贍
兜走遞人夫口食不敷支應每至要差迫境臨
時重價僱備差雖無悞官已大費賠累職伏查
通省衝途有驛僅唯閩縣侯官古田南平建安
甌寧建陽浦城等八處而各縣中所管驛站亦
只一驛二驛卽如古田所管水口黃田兩驛前

係縣丞兼管曾以佐貳微員承辦兩驛力不能支於乾隆四十五年間各官公捐養廉每百兩捐銀一兩九錢四分每年額外捐幫銀二千六百餘兩該二驛及今歸縣管理仍得相沿承領較之南平人夫不及一半又少一尖一宿若南邑管理五驛衝繁甲於通省似應仰邀憲恩一律公幫職受恩深重實力調劑非敢妄有希冀但追源返本積困未甦再四思維不得不縷晰稟陳理合具摺稟請憲臺察核俯賜一視同仁

念南邑歷任賠累情形驛站尖宿倍於他縣倣照水黃二站一律幫貼俾南邑五驛夫食稍爲寬裕不獨差事郵遞可期無悞抑職及以後各員均得少免賠累之虞實爲恩便嘉慶 年 月 日知縣楊桂森稟

請添設塘房議

延平

府南平縣
城守都司

爲稟明添設塘房以靖盜源事

竊照南邑地當孔道水陸衝衢商旅往來無分晝夜五方雜處最易藏奸雖察緝未敢稍懈而失事難免絕聞茲查所轄之西大路爲邵武汀州永春龍巖各州郡必經之區相距順昌交界一百四十里沙縣交界六十五里查兩處交界地方山邃林密村落稀少外匪每易乘隙截搶登時卽可越境潛逃關緝殊難被獲故本年有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五十五

具報搶奪案件業經通詳會緝犯無弋獲皆由該處汛防相離較遠以致被搶之時喊救不聞無從援應實爲商民行旅之害職等身任地方不能弭盜安良負疚抱慚無以自釋再四思維欲盡絕盜賊之出沒必先籌防守之謹嚴查自西門縣底塘起至沙溪塘民居毘連向無失事其自沙溪塘至順昌縣界三連塘計八十里舊制設有汛房七舖又自沙溪塘分路至沙縣交界計二十里舊設汛房二舖各汛相離俱係十

餘里路隔既遠灣曲最多彼此呼應不聞聲勢不能聯絡以致盜賊肆搶罔顧避忌今職等會同查勘彼此熟商擬於十里一塘之中添設五里一塘新建舖房三間牌坊一座共計九座應建舖房二十七間牌坊九座每舖均撥兵五名共添兵四十五名職隨於本營各守兵內均勻酌撥按時更換以替勞逸毋庸另行添設致糜糧餉所有添設各汛房職森獨自捐廉建造不敢請項報銷亦無派累情弊除現在親查建房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五十六

處所有無妨碍民田墳墓酌籌辦理一面購料興工趕緊完竣同撥兵防守日期另行具報外職等爲防捕盜賊以安商旅起見不揣冒昧繪具勘圖通呈憲臺察核示遵嘉慶■年■月■

日知縣楊桂森稟

都司林陞

請咨改驛站議

延平府南平縣爲遵札查議懇請咨改驛站按界遞犯以甦偏累事嘉慶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蒙本府憲臺札開轉奉督撫臬憲批據水口縣丞通稟酌籌遞解人犯緣由飭令議擬等因查_{卑縣}地方與古田建安沙縣順昌尤溪縣接壤而_{卑縣}一縣之累數倍五縣之累蓋衝途之累有二一驛站一遞解驛站專管火票公文銀鞘差使一切由驛事件凡公館飯食人夫多一

站卽多一累查沙縣順昌尤溪無驛站之累古田有二站建安僅一站惟南平則兼大橫劍浦茶洋滄峽四正站又添西路砂溪一尖站王臺一站正站是六站也此南平一縣驛站之累數倍於隣縣五縣也至遞解人犯例應衙門交替不由驛站南平東送建安縣南送水口縣丞西北送順昌西南送尤溪西送沙縣共五路蓋南平當福州建寧邵武汀州龍巖五達之衝遞解人犯日數十起此南平遞解人犯之累數倍於

五縣也且卽以古田水口建安南平互衡之建安僅一站其累小至於遞解人犯單月交建安雙月交甌寧是建安甌寧亦尙可分任其勞且建甌送南平一百三十里至房村口交界八十里僅代南平界送五十里其南平送建甌一百三十里至房村口交界是代建甌多送九十里此建安之累輕而南平之累重其驗一也至水口縣丞管遞解而不管驛站是僅有遞解之累而無驛站之累也古田專管驛站不管遞解是

無遞解之累僅有驛站之累也且古田雖有驛傳二站之累僅有南平六站之二是南平驛站之累已兩倍於古田且古田驛站尙有至省水路船價較輕惟南平則六站俱是夫價其累較重且古田既有水路之利更少南平四站而古田又年領幫費二千六百餘兩卑縣本年稟請照幫尙未蒙批示是南平驛站之累且六七倍於古田而添有五路遞解之累殆十倍於古田也茲奉札飭議可否山縣撥差十二名到嶮峽

飭巡檢在地接水口縣丞遞解勻禁遣犯轉遞
卑縣 交替職 查勻禁遣犯自嘉慶七年三月內
奉憲牌內開閩侯監人犯擁擠飭將遣犯蘇請
等五十九名派定民數解赴上游沿途各縣通
勻寄禁自七年以後至今七年水口縣丞事非
一年官非一任俱遵照辦理由水口遞至卑縣
交替歷此七年以來每年勻禁遣犯歷久辦理
在案查勻禁遣犯俱係木籠前來到境每架木
籠必捐僱夫二名閩省例以虛實夫計算每架

木籠每站須夫價錢四百五十文解差二名捐
發飯食每站錢二百文若以滄峽巡檢到滄峽
接遞至卑縣共二站每年木籠夫價差役飯食
所費甚鉅此項斷難籌欸開銷該巡檢亦力難
賠墊且查遞犯交替處所必須設建監所蓋未
交替以前前來之差在途俱防護不離其交替
以後來差卽請照回銷而起解之差尙須次日
派撥是以必須設建監所添設禁卒方保無虞
卽如水口縣丞亦建有監所若新改舊章飭滄

峽巡檢在滄峽接替卽使仰蒙憲恩另爲籌欸
調劑而滄峽地方亦必須請動用

帑項建蓋監所咨部立案將來有疎虞事件乃可
據實開叅且卽以遞解言之卑縣遞解人犯一
切木籠等犯俱由南平直解水口查交界處所
與滄峽相近如以交界論卑縣祇應送至交界
地方茲歷久俱直送水口是卑縣於往南一路
已代水口多送九十里則水口凡遇遞解及遣
犯直送南平亦不過代卑縣多送九十里彼此

道路亦均足相抵茲水口置卑縣送水口者於
不問而專爲水口送南平者分其任似屬隔碍
難行卑職再四思維查南平遞解之累驛站之
累俱視各縣加數倍是以各前令在南平者勢
不能不挪移虧缺如倉穀一項虧至五六萬石
稅契一欸亦虧至二三萬兩俱經咨追在案可
查可稽皆五路遞解之累六站驛站之累有以
迫之然也職愚昧之見合並仰懇憲恩爲倉庫
起見一視同仁俯准甘苦相均查閩清近大路

並未辦站閩清與水口相近請以閩清辦水口
驛站古田與滄峽相近請以古田辦黃田滄峽
二站南平與茶洋相近請以南平辦茶洋劍浦
二站建安與大橫相近請以建安辦大橫太平
二驛地既相邇驛務惟均似於驛傳及倉庫重
件大有裨益如蒙俯准其應支驛費按照扣支
至遞解一切如據水口縣丞認真交界似應往
來俱一體辦理如由卑縣送水口者請飭撥官
一員於交界處所接替水口送卑縣者亦撥官

一員於交界接替庶足以昭公允其卑縣送建
甌者亦請照交界一體辦理所有遵札議擬緣
由理合具稟恭請憲鑒伏求察核批示飭遵嘉
慶十三年■月■日知縣楊桂森稟

請弭盜議

楊桂森

南平縣爲遵札飭議弭盜章程敬陳管見以備採納事嘉慶十三年六月初九日蒙撫院札開照得弭盜安民全在地方文武實力巡防使匪徒斂跡商民免受擾害茲聞延建一帶水陸兩途近日搶劫甚多惟南平順昌兩縣尙屬認真其餘多縣並不認真緝拿行旅閭閻屢被劫掠殊屬玩視除札飭延建邵道及延平建寧二府督拿外合並札飭立即督率員弁會同文員各

撥兵役在於城廂內外道路村庄以及沿河一帶偏僻處所晝夜巡邏嚴密緝捕務將盜匪窩線悉數捕獲嚴審通報以安行旅而靖地方等因蒙此^職遵查弭盜之法莫善於保甲然保甲行之今日利少而害多有實在隔碍難行者如一縣之中大鄉千戶或數百戶中鄉數十戶小鄉或五六戶不等計一縣四境之內不下十萬戶人丁不下數百萬口盛世休養恩隆生齒日繁若必挨戶挨丁而查之給以門牌飭其環保

縣官親辦非數年不能告成若任聽書役辦理則需索滋擾之弊累民更深且如既行保甲則十家必設一甲長凡大小事皆惟甲長是問而各鄉中萬無一人肯當此甲長者現在各邑十鄉之內有地保者不過十之一二無地保者且有十之七八此無地保之鄉雖日飭鄉人而訓之以設立終推避不任舉也其有地保者皆其地棍無賴素行詐民之人而當之縣官本知地保之害民而不能革謂夫無地保之鄉欲強設

之而不可於一切公事諸多隔閔也此保甲之難行一難也其次莫如塘汛塘汛之兵名多實少如一塘五兵此五兵中非就近土著之人不肯當兵必係有田地或居里相近者方肯充當既係就近充兵每日或治田或檢柴俱自營生而塘守之事概置不聞偶有公文不過付挑担者彙數十角而托一人代遞塘門常閉雖賊匪經過而塘兵不知其有無賴者且串通賊匪分贓以濟其惡或藉端稽察良民良商而需索無

厭此塘兵之無益於弭盜二難也若夫鄉□□
總縣有捕役捕役捕良民而誣詐則有餘捕□
賊而密跡則不足練總包賊則有餘防賊則不
足此弭盜之所以尤難職愚以爲欲靖盜源莫
如治盜之似治盜之藪又必專責夫捕盜之官
以嚴查夫盜賊往來食宿之處或亦治其流而
源可清之一法也盜之似担匪乞丐是也盜之
藪棚廠一藪也花會一藪也寶廠一藪也閩省
乞丐往往身穿好衣藉乞爲名聚數十人惡討

強乞甚則夥眾恃強肆搶夜竊者此輩晝搶者
亦此輩欲治之莫若嚴出憲示凡有瞎眼爛脚
缺脚年老廢疾者准其一人隨緣乞食不准結
羣至二人以上其一切強壯無疾之人概不准
乞食如實在癡呆孤幼無能謀生仍准其一人
乞食有結羣至二人以上者卽以担匪論准鄉
民網送枷責遞籍安插凡有一切空廟涼亭俱
飭鄉民設立門戶晝開夜鎖使担匪無容身之
地此盜之似卽盜之眞治之則盜可息矣更有

治盜之藪者凡棚廠民耕山搭廠皆下府匪徒寄住謀生安分者十之一而不安分者十之九棚廠恃無隣佑無人稽查且去城市去鄉里甚遠潛匿較易窩匪爲盜者大率此輩廠民然必盡棚廠而驅逐之勢所難周職愚以爲莫若凡遇棚廠有犯事俱將山主枷責廠匪加倍枷責燒其廠空其地遞解回籍安插則懲一而百可警於弭盜大有濟焉其一切花會寶廠塘兵查訪爲易應請嚴飭塘汛凡有花會寶廠俱惟塘

飯舖住店可以容身無賭廠可以消贓無棚廠
可以潛匿盜何自而不清乎以上四條俱於延
建邵三郡弭盜之法較爲切近又非扞格難行
是否有當伏求憲臺察核至

職

前會營員於

卑

縣

西路建立腰塘九處日久未蒙批准撥兵夫

塘兵雖未盡有益於弭盜而要隘之處自不可
不添設腰塘譬如猫以捕鼠雖黠而有猫制之
則鼠自有所畏而不敢肆查

卑

邑南路至省東
路至建安往來官商絡繹不絕自無庸建立腰

塘惟西路至沙縣一路又至順昌一路爲邵汀
二郡及江西省往來所必經布客木客烟客貨
銀甚多雖屬驛路終係偏僻不得不建立腰塘

職

建立九處前請每處撥兵五名是否照撥抑

或撥三名一塘應請飭營斟酌繁簡俾速派撥
以靖地方至民壯額設不敷差遣舖兵事關咨
部未便移改或有公文事件碍難咨達如腰塘
處所但有每處兵三名亦足以控制而保救寧
其所撥之兵應於額設之內酌繁簡以制宜不

必額外添設有關咨達緣蒙前因合將遵札籌
議事宜具文詳覆憲臺核示嘉慶十三年■月
■日知縣楊桂森稟

請嚴查私鐵議

楊桂森

延平府南平縣爲遵札飭議查盤私鐵事嘉慶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蒙本府札開嘉慶十三年六月十八日蒙前署布政使司奉總督部堂阿 批本司呈詳水口縣丞具詳商販鐵觔請飭延平府屬尤溪等縣嗣後如有商販赴爐運鐵該爐戶將某縣客商某人在某爐販鐵若干担數僱裝某人船隻載往某處銷售各緣由呈明該地方官詳給司照卽匠首採辦軍需亦一

律辦理務須鐵照相隨赴關投驗而沿途關口查驗相符卽於照上填具某月某日驗明字樣蓋用印信立予放行如有額外夾帶以及無照私鐵卽行嚴拏詳究似此嚴別公私杜絕重運影射刁商地棍蠹匠奸行人等自無可串通包攬透越濟匪之弊詳請核示遵行一案緣由奉批如詳分飭遵照仍候撫部院批示又奉巡撫部院張 批查商販運省鐵觔旣據查明應由竹崎關查驗按例輸稅業已由司明定章程飭

遵自毋庸飭令水口縣丞重複盤查致有需索情事仰卽轉飭遵照現定章程妥協辦理仍按月取造各爐戶販賣鐵觔數目清冊及各關胥盤驗不敢私縱甘結徑送察查商販鐵觔請照運鐵到省向係投行給單銷售前據司詳如長福連羅等縣舖民零星販賣向有行票赴關輸稅出口嗣據詳三十觔以上請給司照等情殊覺病民批司再議在案合僅據將附近商民買至數十觔以下免其給照是商民應買觔數既

未指明其餘隣邑各縣作何買運及數十觔之外是否又須請給司照詳內均不分晰聲敘殊屬含混且附近之閩侯二縣商民近在同城若仍令數十觔之外請照零買更覺紛繁自應仍照舊章由行給單售賣以示區別但不得越境販售致干律究並卽速行查議仍將隣邑之長福等縣零買鐵觔酌定觔數妥協議覆飭遵毋稍違混仍候督部堂批示繳奉此除將上游鐵觔請照運省投行發售查照舊章由行給單售

賣緣由另行詳請憲示遵辦外茲奉前批合就飭行備札行府立即查照來檄事理再行轉飭曉諭各商販及爐戶等嗣後凡有營廠軍功以及客商販運鐵觔俱應一律遵照現定章程核明觔重數目註明採買住賣處所扣明到地期限由地方官取具並無偷漏弊混甘結及族隣保結加具印結詳司給照呈院掛號給領起運以備關津汛口一律稽查並查明該府所屬產鐵縣分何縣實有爐竈幾座年產鐵觔若干向

係販往何處銷售抑係何處客商赴爐買運其無爐縣分向來民間農具器用係由何縣爐戶採買因何奉文一載有餘竟無客販赴司領照運鐵從中顯係爐戶奸商賄串關口丁胥私相出納偷販情弊應否體照省會設立官行稽查透漏以及如何防其出納不致土棍人等私煽私賣尅日核按情形據實籌議詳覆併移飭所屬文武汛口及關津汛口嚴密稽查倘再有奸商人等仍前私買私賣擅用各照影射販運希

圖透漏立即嚴拿究辦一面嚴飭所屬查明各
爐戶現存鐵觔若干取具不敢私售並照鐵觔
呈送察查鐵禁森嚴該府務須認真督飭辦理
若再陽奉陰違倘經營汛盤獲或被隣省查拿
定行嚴提究辦該府併干未便仍將奉文日期
飭辦緣由尅日先行具覆毋違凜之速速等因
又蒙延建邵道李憲牌准藩司移同前因到府
蒙此合就轉飭爲此仰縣官吏立即查照來檄
事理再行曉諭各商除上游鐵觔請照運省由

行發售查照舊章由行給單售賣緣由聽候藩
憲另詳請示外嗣後凡有營廠軍功以及客商
販運鐵觔俱應一律遵照先定章程核明觔重
數目註明採買住買處所扣明到地期限由地
方官取具並無偷漏弊混甘結及族隣保結加
具印結由府加結詳司給照呈院掛號給領起
運以備關津汛口一律稽查並查明該縣向來
民間農具器用係由何縣爐戶採買因何奉文
一載有餘竟無客販赴司領照運鐵從中顯係

有爐戶奸商賄串關口丁胥私相出納偷販情弊應否體照省會設立官行稽查透漏以乃如何防其出納不致土棍人等私煽私賣尅日核按情形籌議通詳並移營關津汛口嚴密稽查倘再有奸商人等仍前私買私賣擅用各照影射販運希圖透漏立即嚴拿究辦鐵禁森嚴該縣務須認真督飭辦理若再陽奉陰違倘經營汛盤獲或被隣省查拿定即嚴提究辦該縣並于未便仍將奉文日期遵辦緣由尅日先行具

覆凜之速速等因蒙此職遵查例載本省商販在各屬產鐵處所收買轉運令該商於收足時將鐵觔包捆數目販賣地方逐一呈明該地方官查驗相符詳明給與印照仍移明發賣地方官俟該商到彼將原給印照就近呈繳地方官驗明鐵照相符移送給照地方官銷毀至沿途經過關津隘口照例抽收驗照點鐵鈐記放行如有照外夾帶私鐵盤出據實跟究併沿途失察文武官弁并照廢鐵潛出邊境沿途近邊關

盜狗私故縱例革職至稽察官弁如有勒措留
難降二級調用係書役藉端勒索將該文武各
官分別知情失察照衙役犯贓例分別議處又
例載沿海地方遞運鐵觔交買商漁船隻爲首
照將軍器出境下海律絞監候爲從杖一百流
三千里船戶挑夫減犯罪二等又例載商民圖
利將廢鐵鐵貨私販海洋貨賣一百觔以下杖
一百徒三年一百觔以上及舟車捆載者發近
邊充軍若將廢鐵鐵貨賣與外國及海邊賊寇

者照將軍器出境下海律絞監候爲從及船戶
各減一等貨物銅鐵船隻入官文武官弁失察
故縱分別議處治罪如內地貨賣官弁兵役藉
端索詐計贓治罪是鐵觔專禁外通而重軍械
爲至周至密本年內屢奉憲札飭令凡鐵觔過
境必須嚴密盤查如驗有司照方准放行如無
司照卽以私鐵報究茲復奉札飭議職查閩省
之鐵禁有二一內禁一外禁內禁者延建邵汀
四府不近海之地宜禁私鐵以清其源外禁者

原本而重軍械句上
係每商船煮食之通
七字意義不貫今爲
酌改六字似更貫串

寧福興漳泉五府近海之地宜禁私通以絕其流外禁之罪重於犯內禁然非清內禁之源不足以塞外禁之流竊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鐵爲農鋤日用所必需不可一日而離然海疆要地洋匪現在充觔鐵爲軍械利器不可不嚴以防之其法於成例之內更宜詳爲條理一在清產鐵地方之弊一在清經過地方之弊一在清賣鐵地方之弊一在清過關地方之弊一在清近海地方之弊凡產鐵地方官務須將產鐵處

所離城若干里某商在地開採生鐵某商在地開爐共幾座年出熟鐵若干觔約舉出鐵大數及開採開爐姓名住址呈明司憲請司編號給發號數照單照內刻明某商某人係某處人到某處產鐵地方向某爐戶買鐵若干觔於某日起運若干觔若干担經過某處某處地方運到某處地方某字號某商舖內在地賣給民間農具日用之費等字其姓名觔數地名俱由產鐵地方官驗數填明發給該商領運其照內刻作

三連一給商一報司一留縣存查凡有報司之照按月終一報仍移明經過地方及關口並賣鐵地方查驗如有漏報及賣多報少沿途關津盤出究報此清產鐵地方之弊也其經過地方官凡鐵舫過境驗明司照數目年月相符卽准放行數目年月不符者以私鐵究報數目符而留難者以詐贓論此清經過地方之弊也其過關口照例抽收仍驗照核與數目相符卽准放行數目年月不符者以私鐵究報數目符而刁

難者以詐贓論數目不符而賣放者以串弊論此清過關地方之弊也至賣鐵地方官俟該商到境報明查驗數目相符卽准發舖售賣該商務將司照呈繳地方官卽將司照繳司核銷仍將核銷緣由移明產鐵地方官備查如數目不符卽行報究此清賣鐵地方之弊也至近海口岸責成文武官凡有船隻載貨必須查明有無鐵器按月將載船出口數目具報載明並無鐵舫出海字樣此清近海地方之弊也以上數條

皆爲有照鐵觔而言其無照鐵觔一切地方文武官弁兵役及關口津隘哨捕通飭稽查如有販運無照鐵觔卽行徹底跟究通報治罪但商販鐵觔總於一商固應給照維是商舖在地零賣鄉民買鑄農具多少不等碍難給照若每遇挑鐵之人盡行盤查追照轉滋騷擾若以關口扼要易於稽查而奸商圖利詭路殊多偷關僻徑之行亦難保其必無總之責成產鐵處所照號報司又據移經過地方及賣鐵處所並嚴飭

海岸文武官弁於戢船實力稽查雖有奸商自無所用其詭巧如此則私通絕而軍需肅似於慎重軍械之意不無裨益緣蒙飭議合將遵例條晰議擬緣由具文詳請憲臺察核批示祇遵

嘉慶十三年 月 日知縣楊桂森稟